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

富貴五更春夢，功名一片浮雲。眼前骨肉亦非真，恩愛翻成讎恨。莫把金枷套頸，休將玉鎖纏身。清心寡慾脫凡塵，快樂風光本分。

這首《西江月》詞，是個勸世之言。要人割斷迷情，逍遙自在。且如父子天性，兄弟手足，這是一本連枝，割不斷的。儒、釋、道三教雖殊，總抹不得「孝」、「弟」二字。至於生子生孫，就是下一輩事，□分周全不得了。

常言道得好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與兒孫作馬牛。」若論到夫婦，雖說是紅線纏腰、赤繩繫足，到底是剝肉黏膚，可離可合。常言又說得好：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巴到天明各自飛。」近世人情惡薄，父子兄弟倒也平常，兒孫雖是疼痛，總比不得夫婦之情。他溺的是閨中之愛、聽的是枕上之言。多少人被婦人迷惑，做出不孝不弟的事來。這斷不是高明之輩。如今說這莊生鼓盆的故事，不是唆人夫妻不睦，只要人辨出賢愚、參破真假。從第一著迷處，把這念頭放淡下來。漸漸六根清淨、道念滋生，自有受用。昔人看田夫插秧，詠詩四句，大有見解。詩曰：

手把青秧插野田，低頭便見水中天。
六根清淨方為稻，退步原來是向前。

話說周末時，有一高賢，姓莊，名周，字子休，宋國蒙邑人也。曾仕周為漆園吏。師事一個大聖人，是道教之祖，姓李名耳，字伯陽。伯陽生而白髮，人都呼為老子。莊生常晝寢，夢為蝴蝶，栩栩然於園林花草之間，其意甚適。醒來時，尚覺臂膊如兩翅飛動，心甚異之，以後不時有此夢。

莊生一日在老子座間講《易》之暇，將此夢訴之於師。師是個大聖人，曉得三生來歷，向莊生指出夙世因由，那莊生原是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蝴蝶。天一生水，二生木，木榮花茂。那白蝴蝶採百花之精、奪日月之秀，得了氣候，長生不死，翅如車輪。後遊於瑤池，偷採蟠桃花蕊，被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鸞啄死。其神不散，托生於世，做了莊周。因他根器不凡，道心堅固，師事老子，學清淨無為之教。今日被老子點破了前生，如夢初醒。自覺兩腋風生，有栩栩然蝴蝶之意。把世情榮枯得喪，看做行雲流水，一絲不掛。老子知他心下大悟，把《道德》五千字的秘訣，傾囊而授。莊生默默誦習修煉，遂能分身隱形，出神變化。從此棄了漆園吏的前程，辭別老子，周游訪道。

他雖宗清淨之教，原不絕夫婦之倫，一連娶過三遍妻房。第一妻，得疾夭亡。第二妻，有過被出。如今說的是第三妻，姓田，乃田齊族中之女。莊生游於齊國，田宗重其人品，以女妻之。那田氏比先前二妻更有姿色，肌膚若冰雪、綽約似神仙。莊生不是好色之徒，卻也□分相敬，真個如魚似水。

楚威王聞莊生之賢，遣使持黃金百鎰、文錦千端、安車駟馬，聘為上相。莊生歎道：「犧牛身被文繡，口食芻菽，見耕牛力作辛苦，自誇其榮。及其迎入太廟，刀俎在前，欲為耕牛而不可得也。」遂卻之不受，挈妻歸宋，隱於曹州之南華山。

一日，莊生出遊山下，見荒塚纍纍，歎道：「『老少俱無辨，賢愚同所歸。』人歸塚中，塚中豈能復為人乎？」咨嗟了一回。再行幾步，忽見一新墳，封土未乾。一年少婦人渾身縞素，坐於此塚之旁，手運齊紈素扇，向塚連搨不已。莊生怪而問之：「娘子，塚中所葬何人？為何舉扇搨土？必有其故。」那婦人並不起身，運扇如故，口中鶯啼燕語，說出幾句不通道理的話來。正是：聽時笑破千人口，說出加添一段羞。

那婦人道：「塚中乃妾之拙夫，不幸身亡，埋骨於此。生時與妾相愛，死不能捨。遺言教妾如要改適他人，直待葬事畢後，墳土乾了，方纔可嫁。妾思新築之土，如何得就乾，因此舉扇搨之。」莊生含笑，想道：「這婦人好性急！虧他還說生前相愛。若不相愛的，還要怎麼？」乃問道：「娘子，要這新土乾燥極易。因娘子手腕嬌軟，舉扇無力。不才願替娘子代一臂之勞。」那婦人方纔起身，深深道個萬福：「多謝官人！」雙手將素白紈扇，遞與莊生。莊生行起道法，舉手照塚頂連搨數扇，水氣都盡，其土頓乾。婦人笑容可掬，謝道：「有勞官人用力。」將纖手向鬢旁拔下一股銀釵，連那紈扇送莊生，權為相謝。莊生卻其銀釵，受其紈扇，婦人欣然而去。

莊子心下不平，回到家中，坐於草堂，看了紈扇，口中歎出四句：

不是冤家不聚頭，冤家相聚幾時休。
早知死後無情義，索把生前恩愛夠。

田氏在背後，聞得莊生嗟歎之語，上前相問。那莊生是個有道之士，夫妻之間亦稱為先生。田氏道：「先生有何事感歎？此扇從何而得？」莊生將婦人搨塚，要土乾改嫁之言之述了一遍。「此扇即搨土之物。因我助力，以此相贈。」田氏聽罷，忽發忿然之色，向空中把那婦人「千不賢，萬不賢」罵了一頓。對莊生道：「如此薄情之婦，世間少有！」莊生又道出四句：

生前個個說恩深，死後人人欲搨墳。
畫龍畫虎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田氏聞言大怒。自古道：「怨廢親，怒廢禮。」那田氏怒中之言，不顧體面。向莊生面上一啐，說道：「人類雖同，賢愚不等。你何得輕出此語，將天下婦道家看做一例？卻不道歉人帶累好人。你卻也不怕罪過！」莊生道：「莫要彈空說嘴。假如不幸，我莊周死後，你這般如花似玉的年紀，難道捱得過三年五載？」田氏道：「『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』那見好人家婦女吃兩家茶、睡兩家牀？若不幸輪到我身上，這樣沒廉恥的事，莫說三年五載，就是一世也成不得，夢兒裡也還有三分的志氣。」莊生道：「難說！難說！」田氏口出詈語道：「有志婦人勝如男子。似你這般沒仁沒義的，死了一個，又討一個。出了一個，又納一個，只道別人也是一般見識。我們婦道家一鞍一馬，倒是站得腳頭定的。怎麼肯把話與他人說，惹後世恥笑。你如今又不死，直恁枉殺了人！」就莊生手中奪過紈扇，扯得粉碎。莊生道：「不必發怒，只願得如此爭氣甚好！」自此無話。

過了幾日，莊生忽然得病，日加沉重。田氏在牀頭，哭哭啼啼。莊生道：「我病勢如此，永別只在早晚。可惜前日紈扇扯碎了，留得在此，好把與你搨墳！」田氏道：「先生休要多心！妾讀書知禮，從一而終，誓無二志。先生若不見信，妾願死於先生之前，以明心跡。」莊生道：「足見娘子高志，我莊某死亦瞑目。」說罷，氣就絕了。

田氏撫屍大哭。少不得央及東鄰西舍，製備衣衾棺槨殯殮。田氏穿了一身素縞，真個朝朝憂悶、夜夜悲啼。每想著莊生生前恩愛，如癡如醉，寢食俱廢。山前山後莊戶，也有曉得莊生是個逃名的隱士，來弔孝的，到底不比城市熱鬧。

到了第七日，忽有一少年秀士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俊俏無雙，風流第一。穿扮的紫衣玄冠，繡帶朱履。帶著一個老蒼頭，自稱楚國王孫，向年曾與莊子休先生有約，欲拜在門下，今日特來相訪。見莊生已死，口稱：「可惜！」慌忙脫下色衣，叫蒼頭於行囊內取出素服穿了。向靈前四拜道：「莊先生，弟子無緣，不得面會侍教。願為先生執百日之喪，以盡私淑之情。」說罷，又拜了四拜，灑淚而起，便請田氏相見。

田氏初次推辭。王孫道：「古禮，通家朋友，妻妾都不相避，何況小子與莊先生有師弟之約！」田氏只得步出孝堂，與楚王孫相見，敘了寒溫。田氏一見楚王孫人才標致，就動了憐愛之心，只恨無由廝近。楚王孫道：「先生雖死，弟子難忘思慕。欲借尊居，暫住百日。一來守先師之喪，二者先師留下有什麼著述，小子告借一觀，以領遺訓。」田氏道：「通家之誼，久住何妨。」當下治飯相款。

飯罷，田氏將莊子所著《南華真經》及《老子道德》五千言，和盤托出，獻與王孫。王孫慙慙感謝。草堂中間占了靈位，楚王孫在左邊廂安頓。田氏每日假以哭靈為由，就左邊廂，與王孫攀話。日漸情熟，眉來眼去，情不能已。楚王孫只有五分，那田氏倒有十分。所喜者深山隱僻，就做差了些事，沒人傳說。所恨者新喪未久，況且女求於男，難以啟齒。

又捱了幾日，約莫有半月了。那婆娘心猿意馬，按捺不住，悄地喚老蒼頭進房，賞以美酒，將好言撫慰。從容問：「你家主人曾婚配否？」老蒼頭道：「未曾婚配。」婆娘又問道：「你家主人要揀什麼樣人物才肯婚配？」老蒼頭帶醉道：「我家王孫曾有言，若得像娘子一般丰韻的，他就心滿意足。」婆娘道：「果有此話？莫非你說謊？」老蒼頭道：「老漢一把年紀，怎麼說謊？」婆娘道：「我央你老人家為媒說合，若不棄嫌，奴家情願服事你主人。」老蒼頭道：「我家主人也曾與老漢說來，道一段好姻緣，只礙師弟二字，恐惹人議論。」婆娘道：「你主人與先夫原是生前空約，沒有北面聽教的事，算不得師弟。又且山僻荒居，鄰舍罕有，誰人議論！你老人家是必委曲成就，教你吃杯喜酒。」老蒼頭應允。臨去時，婆娘又喚轉來囑咐道：「若是說得允時，不論早晚，便來房中回覆奴家一聲。奴家在此專等。」

老蒼頭去後，婆娘懸懸而望。孝堂邊張了數日，恨不能一條細繩縛了那俏後生俊腳，扯將入來，摟做一處。將及黃昏，那婆娘等得個不耐煩，黑暗裡走入孝堂，聽左邊廂聲息。忽然靈座上作響，婆娘嚇了一跳，只道亡靈出現。急急走轉內室，取燈火來照，原來是老蒼頭吃醉了，直挺挺的臥於靈座桌上。婆娘又不敢噴責他，又不敢聲喚他，只得回房。捱更捱點，又過了一夜。

次日，見老蒼頭行來步去，並不來回覆那話兒。婆娘心下發癢，再喚他進房，問其前事。老蒼頭道：「不成！不成！」婆娘道：「為何不成？莫非不曾將昨夜這些話剖割明白？」老蒼頭道：「老漢都說了，我家王孫也說得有理。他道：『娘子容貌，自不必言。未拜師徒，亦可不論。但有三件事未妥，不好回覆得娘子。』」婆娘道：「那三件事？」老蒼頭道：「我家王孫道：『堂中見擺著個凶器，我卻與娘子行吉禮，心中何忍，且不雅相。二來莊先生與娘子是恩愛夫妻，況且他是個有道德的名賢，我的才學萬分不及，恐被娘子輕薄。三來我家行李尚在後邊未到，空手來此，聘禮筵席之費，一無所措。為此三件，所以不成。』」

婆娘道：「這三件都不必慮。凶器不是生根的，屋後還有一間破空房，喚幾個莊客擡他出去就是，這是一件事了。第二件，我先夫那裡就是個有道德的名賢？當初不能正家，致有出妻之事，人稱其薄德。楚威王慕其虛名，以厚禮聘他為相。他自知才力不勝，逃走在此。前月獨行山下，遇一寡婦，將扇搗墳，待墳土乾燥，方纔嫁人。拙夫就與他調戲，奪他紈扇，替他搗土。將那把紈扇帶回，是我扯碎了。臨死前幾日還為他淘了一場氣，又什麼恩愛！你家主人青年好學，進不可量。況他乃是王孫之貴，奴家亦是田宗之女，門第相當。今日到此，姻緣天合。第三件，聘禮筵席之費，奴家做主，誰人要得聘禮？筵席也是小事，奴家更積得私房白金二兩，贈與你主人，做一套新衣服。你再去道達，若成就時，今夜是合婚吉日，便要成親。」

老蒼頭收了二兩銀子，回覆楚王孫。楚王孫只得順從。老蒼頭回覆了婆娘，那婆娘當時歡天喜地，把孝服除下，重勾粉面，再點朱唇，穿了一套新鮮色衣。叫蒼頭顧喚近山莊客，扛擡莊生屍柩，停於後面破屋之內。打掃草堂，準備做合婚筵席。有詩為證：

俊俏孤孀別樣嬌，王孫有意更相挑。

一鞍一馬誰人語？今夜思將快婿招。

是夜，那婆娘收拾香房，草堂內擺得燈燭輝煌。楚王孫簪纓袍服，田氏錦襖繡裙，雙雙立於花燭之下。一對男女，如玉琢金裝，美不可說。交拜已畢，千恩萬愛的，攜手入於洞房。喫了合巹杯，正欲上牀解衣就寢。忽然楚王孫眉頭雙皺，寸步難移，登時倒於地下，雙手磨胸，只叫心疼難忍。田氏心愛王孫，顧不得新婚廉恥，近前抱住，替他撫摩，問其所以。王孫痛極不語，口吐涎沫，奄奄欲絕。老蒼頭慌做一堆。田氏道：「王孫平日曾有此症候否？」老蒼頭代言：「此症平日常有。或一二年發一次，無藥可治。只有一物，用之立效。」田氏急問：「所用何物？」老蒼頭道：「太醫傳一奇方，必得生人腦髓熱酒吞之，其痛立止。平日此病舉發，老殿下奏過楚王，撥一名死囚來，縛而殺之，取其腦髓。今山中如何可得？其命合休矣！」田氏道：「生人腦髓，必不可致。第不知死人的可用得麼？」老蒼頭道：「太醫說，凡死未滿四九日者，其腦尚未乾枯，亦可取用。」田氏道：「吾夫死方二三日，何不斮棺而取之？」老蒼頭道：「只怕娘子不肯。」田氏道：「我與王孫成其夫婦，婦人以身事夫，自身尚且不惜，何有於將朽之骨乎？」

即命老蒼頭伏侍王孫，自己尋了砍柴斧。右手提斧，左手攜燈，往後邊破屋中，將燈放於棺蓋之上。覷定棺頭，雙手舉斧，用力劈去。婦人家氣力單微，如何劈得棺開？有個緣故，那莊周是達生之人，不肯厚斂。桐棺三寸，一斧就劈去了一塊木頭。再一斧去，棺蓋便裂開了。只見莊生從棺內歎口氣，推開棺蓋，挺身坐起。田氏雖然心狠，終是女流。嚇得腿軟筋麻，心頭亂跳，斧頭不覺墜地。莊生叫：「娘子扶起我來。」

那婆娘不得已，只得扶莊生出棺。莊生攜燈，婆娘隨後同進房來。婆娘心知房中有楚王孫主僕二人，捏兩把汗。行一步，反退兩步。比及到房中看時，鋪設依然燦爛，那主僕二人，闕然不見。婆娘心下雖然暗暗驚疑，卻也放下了膽，巧言抵飾。向莊生道：「奴家自你死後，日夕思念。方纔聽得棺中有聲響，想古人中多有還魂之事，望你復活，所以用斧開棺，謝天謝地，果然重生！實乃奴家之萬幸也！」莊生道：「多謝娘子厚意。只是一件，娘子守孝未久，為何錦襖繡裙？」婆娘又解釋道：「開棺見喜，不敢將凶服衝動，權用錦繡，以取吉兆。」莊生道：「罷了！還有一節，棺木何不放在正寢，卻撇在破屋之內，難道也是吉兆？」婆娘無言可答。

莊生又見杯盤羅列，也不問其故，教媛酒來飲，婆娘只得媛酒送來。莊生放開大量，滿飲數觥。那婆娘不達時務，指望煨熟老公，重做夫妻，緊挨著酒壺，撒嬌撒癡，甜言美語，要哄莊生上牀同寢。莊生飲得酒大醉，索紙筆寫出四句：

從前了卻冤家債，你愛之時我不愛。

若重與你做夫妻，怕你巨斧劈開天靈蓋。

那婆娘看了這四句詩，羞慚滿面，頓口無言。莊生又寫出四句：

夫妻百夜有何恩？見了新人忘舊人。

甫得蓋棺遭斧劈，如何等待掘乾墳！

莊生又道：「我則教你看兩個人。」莊生用手將外面一指，婆娘回頭而看，只見楚王孫和老蒼頭賤將進來。婆娘喫了一驚，轉身不見了莊生，再回頭時，連楚王孫主僕都不見了。那裡有什麼楚王孫、老蒼頭，此皆莊生分身隱形之法也。

那婆娘精神恍惚，自覺無顏，解腰間繡帶，懸樑自縊。嗚呼哀哉！這倒是真死了。莊生見田氏已死，解將下來。就將劈破棺木盛放了他。把瓦盆為樂器，鼓之成韻，倚棺而作歌。歌曰：

大塊無心兮，生我與伊。我非伊夫兮，伊非我妻。偶然邂逅兮，一室同居。大限既終兮，有合有離。人生之無良兮，生死情移。真情既見兮，不死何為！伊生兮揀擇去取，伊死兮還返空虛。伊弔我兮，贈我以巨斧；我弔伊兮，慰伊以歌詞。斧聲起兮我復活，歌聲發兮伊可知！噫嘻，敲碎瓦盆不再鼓，伊是何人我是誰！

莊生歌罷，又吟詩四句：

你死我必埋，我死你必嫁。

我若真個死，一場大笑話！

莊生大笑一聲，將瓦盆打碎。取火從草堂放起，屋宇俱焚，連棺木化為灰燼。只有《道德經》、《南華經》不燬，山中有人撿取，傳流至今。莊生遨遊四方，終身不娶。或云遇老子於函谷關，相隨而去，已得大道成仙矣。詩云：

殺妻吳起太無知，苟令傷神亦可嗤。

請看莊生鼓盆事，逍遙無礙是吾師。